

深山藏古艺 银花绽新颜

朱提银的千年流变与当代传承

杜恩亮 文图

鲁甸县龙头山镇往西,群山深处有一处叫乐马厂的地方。山坳里,废弃的老矿洞星罗棋布,坍塌的冶炼炉遗址半掩于荒草中。风穿过松林,发出低沉的回响,仿佛在低声诉说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往事。

这里,是朱提银的故乡。2000多年来,这片土地上的银矿与炉火,见证过王朝的兴衰,聆听过马帮的铃声,也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淬炼出独属于滇东北的金属记忆。

古道里的银脉记忆
故事要从一条古道说起。秦朝时期,常璜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凿出一条宽仅五尺的通道,北起巴蜀,南抵滇中,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“五尺道”。道路通了,藏在深山里的银矿就此走进中原王朝的视野。

西汉建元六年(公元前135年),朝廷在今昭通一带设立朱提县。朱提(shū shí),这个古地名从诞生之初起便与白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在朱提县条目下的介绍只寥寥3字:“山出银。”而唐代学者颜师古作注时,更是直接给出了“出善银”的评价,可见朱提所产之银品质优良。

朱提银好,究竟好到什么程度?王莽改制时,曾将白银划分为两等:朱提银重8两为“一流”,价值1580钱;其他产地的白银,同等重量只值1000钱。也就是说,朱提银的身价比普通白银高出近六



一屏一诗,道尽朱提银千年风华。

成,是官方认证的“硬通货”。“朱提”二字,自此成为优质白银的代名词,在后世诗文里更是成了银子的雅称。苏轼有句“朱提笑我囊空久”,便以“朱提”代指银两,足见其流传之广。

到了东汉,朱提银的冶炼技艺更加成熟。昭通市博物馆珍藏着一件1935年出土于昭通郑家山的青铜洗,盆底铸有双鱼纹,一旁刻有篆书铭文:“建初八年朱提造作。”建初八年,即公元83年。双鱼戏水,纹样生动,字体朴拙而有力,静静地诉说着1900多年前朱提工匠的精湛手艺。

炉火里的古法智慧
朱提银之所以享有“善银”的美誉,首先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矿脉资源。据史料记载,朱提地区的银矿石品位极高,优质矿料平均含银量可达万分之二十四,顶级矿料甚至能达到万分之九十四。这在古代的采矿条件下,已是相当可观的成色。

然而,好矿还得有好手艺。明代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·五金》篇中,详细记载了古代炼银的工序——

第一步是“寻苗”,即找矿。经验丰富的矿工会根据地表的岩石色泽、土壤气味,判断地下是否藏有银矿。找到矿苗后,开采出矿石,再经过反复挑选、捣碎、淘洗,筛选出最精纯的矿料入炉冶炼。第二步是“熔炼”,熔炼是最见功夫的环节。矿石与炭料层层铺叠,点火鼓风,火候把控全凭经验。宋应星记载:“火热功到,铅沉下为底子。”银矿石往往伴生铅,高温环境下,铅与银熔融下沉,杂质则化为炉渣浮于表层。这一步,是“吹灰法”炼银的关键。

最后一步叫“吹灰”。将铅银合金放入灰瓮中高温熔炼,铅被灰吸附,纯银则留了下来。整套工序全靠匠人的观察和手感——炉温过高或过低,时间太长或太短都不行。

这套古法工艺,从唐宋延续至明清,又从明清传到今天。鲁甸的老银匠们至今仍说,炼银是个“慢活儿”,急不得,火候到了,银子自然就出来了。

乐马厂的辉煌与沉寂
清朝是朱提银业的鼎盛时期。乾隆年间,鲁甸乐马厂银矿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。据《滇南志略》《昭通志稿》记载,乐马厂是当时云南省内规模最大的银厂之一。鼎盛时期,矿区聚集了10万余名工人,48座冶炼炉昼夜不息,火光映红了半边天。

那是怎样的盛况?矿洞从山脚挖到山顶,骡马队沿着崎岖的山道源源不断地运出矿石;炉房里,铁锤声、风箱声、号子声此起彼伏,彻夜不息;街市上,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、矿工、手艺人摩肩接踵,酒楼、茶馆、当铺、钱庄一应俱全。有人说,当年乐马厂最热闹的时候,集镇上有72条街、8座戏楼,繁华程度不输县城。

朱提银顺着五尺道的旧辙,北入巴蜀,东进湖广,流向全国各地。“朱提”二字,成了那个时代滇东北最响亮的名片。

然而,咸丰年间以后,受矿脉枯竭、战乱频仍等因素影响,乐马厂逐步走向沉寂。炉火熄了,工人散了,曾经喧嚣的街市慢慢被荒草掩埋。到了民国年间,乐马厂只剩下几处残炉断壁在山风中静静伫立。

但朱提银的锻造手艺并未彻底断绝。一些散落在民间的工匠坚守祖传的技艺,在乡间打制银饰、修补银器,还把这套古老的炼银、锻银技法,一代代传了下来。

从家族传承到非物质文化遗产
刘光兵是鲁甸县刘氏朱提银

传统技艺的第四代传人。

刘光兵的先祖曾是乐马厂的炼银工匠,银厂败落以后,一家人回到村里,依靠走村串巷制作银饰为生。这门制作银饰的技艺在刘家已传了上百年。

小时候,刘光兵常常站在父亲的打铁炉旁观看。一把小锤、一把大锤,一块银子在砧台上翻来覆去地敲,敲成薄片后,再用镊子慢慢地刻出花纹。彼时的他满心惊奇——一块坚硬的银子,怎么在父亲的手里像面团一样听话。

真正接过传承的担子,是在20世纪90年代。彼时传统银饰市场萧条,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,古老手艺眼看就要后继无人。刘光兵不愿放弃,于是在镇上开了间小作坊,一边打银饰,一边琢磨着怎么把先辈留下的技艺传下去。

转机出现在近几年。随着非遗保护力度的加大,朱提银冶炼锻制技艺被列入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刘光兵也成了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鲁甸县建起了朱提银文化馆和传习点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晓,在乌蒙山深处,还藏着这样一门古老的手艺。

如今,朱提银早已走出深山。当地企业开发出上百款文创产品——小到一枚耳钉、一个吊坠,大到一套茶具、一尊摆件,纹样既有传统的双鱼纹、云雷

纹,也融入了彝族的虎纹、火纹、马樱花纹等民族元素。这门古老的技艺,正在以新的面貌走进现代人的生活。

直播电商的兴起,更是给这门老手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镜头前,银匠们一锤一鎚地打制银器,网友们隔着屏幕就能看到银花绽放的过程。一把小锤敲了上千年,如今敲出了新的乐章。

在朱提银文化馆里,陈列着这样一组雕塑:老匠人戴着老花镜,手里拿着镊子,身旁的年轻人正专注地观摩。一教一学,无声地勾勒出朱提银技艺传承的脉络。

老一辈子守着最纯正的古法,是技艺传承的“定盘星”;中年人整理资料、规范教学,承上启下;年轻人则带来新思路和新玩法,让老手艺紧跟时代步伐。

站在乐马厂的遗址上回望,五尺道上的马蹄声已然远去,乐马厂的炉火熄了又燃,但那穿越岁月的锤声,还在乌蒙山的褶皱里回响着。

真正的传承,从来不是博物馆里静止的展品,而是活在匠人手里,融入日常生活,蕴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。

朱提银的银花,还会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绚烂绽放。



朱提银文化馆雕塑再现马帮运银往事。

乡野古戏踏浪出海

——镇雄舞阳戏从山村院坝走向国际舞台

碎金 张波文/图



李氏端公坛班在雨河镇开展戏剧进乡村公益性演出。



李氏端公坛班亮相第十二届中国—东盟(南宁)戏剧周。

连日来,昭通2026年度濒危失传剧种(云南端公戏)公益性演出陆续走进镇雄县雨河、芒部、木卓、尖山等乡镇。李氏端公坛班带来《桃山救母》《攒营探宝》等传统舞阳戏剧目,台下乡亲们围坐观看,锣鼓声、喝彩声回荡在乡间。这是镇雄县李家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组织的戏剧下乡公益巡演,古老非遗走出山场,来到群众身边,以活态传承浸润乡土,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力量。

谁也不曾料到,这门扎根雨河镇龙井村大山深处的古老戏曲,早已跨越千里,登上了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。2025年10月底,传统舞阳戏《桃山救母》亮相第十二届中国—东盟(南宁)戏剧周,这来自镇雄山村的乡野大戏,收获海内外观众的热烈掌声。镇雄舞阳戏的“出圈”绝非偶然,它是民间世代坚守、职能部门多方托举、传承群体守正创新共同浇灌出的非遗活化硕果。

镇雄舞阳戏,又叫阳戏、舞阳神戏、舞阳花戏,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昭通端公戏的重要分支。整套戏文分阳戏、阴戏各二十四折,武戏占比较高,主祀阳神,故而得名舞阳戏,被列入昭通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雨河镇龙井村李氏端公坛班,是目前昭通境内唯一能够完整开展舞阳戏活态演出的班社。

据坛班传承谱系与地方史料记载,清乾隆年间,李氏先祖迁居龙井村,舞阳戏随之扎根乌蒙山野,在家族内部口传心授、代代赓续,至今已传至第9代。“我从小跟着父亲学戏,到我这里,已经是第9代传承人。”镇雄县李家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坛班班主李杰说。数百年来,李氏族人过着半农半艺的生活:农忙时节扛锄耕作,种好一方田地;农闲时敲起锣鼓,登台演绎。早期舞阳戏多用于祭祀川主、药王、土主,也是当地群众还愿庆寿、祈福纳祥的民俗载体,形成了“祭中有戏、戏中有祭”的鲜明特质,被

视作西南戏曲的“活化石”。

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曾经,舞阳戏面临剧本老化、戏服和面具陈旧、经费短缺等多重困境,这门古老戏曲一度濒临失传。但李氏一代代传人没有轻言放弃,他们细心珍藏百年手抄古本、传统面具与老戏服,严格恪守世代相传的唱腔、身段礼仪与展演流程,坚持在庙会祈福、民间还愿等民俗场合进行演出。正是凭着这份扎根乡土的执着,历经200余年岁月流转,舞阳戏始终保有鲜活的民间生命力,为后来走出大山积蓄了深厚的底气。

民间传承虽满怀热忱,但力量始终有限,舞阳戏得以重焕生机,离不开各级文旅部门与专家学者的保驾护航。

近年来,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、镇雄县文化和旅游局、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、镇雄县文化馆持续推进舞阳戏抢救与保护工作。工作人员开展系统性田野调查,推动该项目完成非遗申报;落实政策扶持,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业务培训,搭建本土展演平台,积极推荐坛班参与更高层级的文化活动。专家多次下沉龙井村,从舞台服饰、表演程式、唱腔打磨等方面给予细致指导。

镇雄县文化馆馆长李朝云说,得益于非遗研究专家、中国戏曲学会理事王勇的推介,坛班曾登上贵州·福泉阳戏文化节的舞台。而能够拿到第十二届中国—东盟(南宁)戏剧周的参演资格,则由戏剧家、云南艺术学院副院长杨军与王勇共同举荐。

中国—东盟(南宁)戏剧周,是我国面向东盟颇具影响力的国际戏剧交流平台。在南宁的舞台上,《桃山救母》一经上演便赢得满堂喝彩。借助现场展演、新闻报道与短视频传播,藏于乌蒙大山的舞阳戏被全国乃至海外观众看见,知名度大幅提升。演出之余,坛班演员观摩各地剧种,参与戏剧研讨交流,在开阔眼界的同

时,也为舞阳戏的创新发展汲取养分。

既要守得住传统,也要跟得上时代。唯有主动求变,才能让这门古老戏曲真正具备走向更大舞台的能力。

如今,李氏端公坛班共有20名成员,其中年龄最大的61岁,最小的19岁,队伍平均年龄30岁,年轻血液为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活力。“我们一方面保留剧目的传统内核,剔除封建糟粕;另一方面融入现代创意,让老戏焕发新生。”李杰介绍。

跳出乡村民俗祭祀的单一场景,坛班主动对标现代舞台审美,对经典剧目进行精简打磨,《桃山救母》《攒营探宝》等剧目兼顾历史底蕴与舞台观赏性,既适合院坝民俗演出,也适配专业剧场、对外文化交流等多元场景。

为更好地开展濒危戏曲抢救与保护工作,2025年,坛班注册成立镇雄县李家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,成为昭通为数不多的专注濒危戏曲活态保护的民间专业演出团队。业务涵盖传统剧目抢救整理、老剧本数字化存档、非遗研学、公益巡演、对外展演等多个板块,推动民间戏班的传承模式走向规范化。

登上国际舞台,不是舞阳戏传承之路的终点,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。载誉归来,坛班没有远离故土,依旧扎根龙井村。他们一方面服务地方民俗活动,另一方面持续挖掘、复排传统剧目;常态化开展戏剧进乡村、进校园公益演出,把面具、锣鼓与古老唱腔带到田间地头、校园课堂,让更多本地群众认识家乡的非遗瑰宝。

从农家院坝的祈福酬神,到面向东盟的国际舞台;从依靠家族口传守住文化根脉,到凭借多方扶持重获生机,再到以守正创新实现破圈生长,镇雄舞阳戏的传承故事,正是乌蒙大地上非遗活态传承的生动样本。古老的锣鼓仍在山间回响,一代代传人的接续努力,让这戏曲“活化石”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光彩。